

戰國紀年



16

考年後說

自黃帝至帝嚳紀年雖紀元而無甲子不可得而詳也至堯舜禹授受之際其年見於尙書甚明堯之咨岳曰朕在位七十載而舜於是舉其使舜攝曰乃言底可績三載是堯之七十二年也又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是堯在位百年舜自厯試至此三十年故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也舜之禪禹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而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合之爲五十故曰五十載陟方乃死也紀年所書一一與此合此其確然可信者史記謂堯立七十年得舜與尙書同又云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凡二十八年而崩又云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則與書異按書疏引鄭康成讀經云

考年後說

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厯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然則今文尙書徵庸下三十本作二十故史有此說若然則堯命舜攝何以云底績三載且舜攝八年而堯崩又何以云二十有八載乎至世紀則謂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卽位甲午徵舜自甲辰至甲午五十一年則與尙書史記俱不合又云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自甲午至甲寅二十一年則仍史記之說又云辛巳舜攝政二十八年而堯崩則又從尙書而不從史記可謂進退無據矣然合計堯年史與世紀均爲九十八載是只少兩年也至舜年尙書明云五十載而史謂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又三十九年崩其意殆合攝位八年居喪三年爲五十載又云舜薦禹爲嗣十七年而舜崩是舜二十四年

使禹攝較書少十年矣豈非不見古文朕宅帝位三十三載之語而云爾耶世紀則謂舜年八十一卽眞八十三薦禹於天九十五使禹攝百歲癸卯舜崩是舜以卽位十五年禪禹二十年而崩推其意似主鄭康成攝位至死爲五十年之說合攝位二十八年堯喪三年而計之較書又少三十年矣此鄭樵邵堯夫之所以雖據世紀而復依尙書以增其年也

三代享國年數惟商祀六百周年七百見於左傳而夏無聞劉歆三統歷謂夏四百三十二年商六百二十九年周八百六十七年漢世近古其時如藝文志所載大古以來年紀古來帝王年譜以及夏殷周魯歷諸書俱在其說必有所本厥後皇甫謐帝王世紀唐大衍歷鄭樵通志並同

考年後說

二

其說而各王之年見於通志者亦與三統歷相表裏至邵子皇極經世始增夏爲四百四十一年商爲六百四十四年實不見所據想皆以意增之蓋經世雖從世紀始堯甲辰而復據尙書謂堯七十年徵舜登庸又二年使舜攝政又二十八年乃殂落舜在位三十三年薦禹又十七年陟方乃死較之世紀實多三十餘年故不得不更增夏殷之年使移前一甲子以與甲辰相值耳通志亦始堯甲辰而增舜年不增夏殷之年遂使禹元戊戌與舜之崩年不相接故後無從之者不知世紀舜禹之年旣不可信則堯元甲辰之說亦豈可從胡乃不揣其本而徒齊其末耶今以紀年攷之則堯之元年實在丙子卽以三統歷合之史記逆推而上堯元亦當爲壬辰不爲甲辰也謚果

何所據而云然乎

紀年注云自禹至桀十七世起壬子終壬戌有王與無王
用歲四百七十一年

史表駟集解引同

今以本書核之自壬子至

壬戌實四百三十二年與三統歷正合是注誤也但其各
王年數與通志不同通志踰年改元執殷周以例前代明
屬後人之見而紀年改元率在三年之後其多者或五年
四年少者或二年踰年此類必非臆造蓋夏承舜禹之法
喪畢而後卽位斷無踰年改元者則紀年之說當得其實
踰年改元之法始於夏桀至商遂爲定例三統歷謂自湯
伐桀至武王伐紂三十一王

皇甫謐曰見居位者實三十王而言三十一者兼數太子

也六百二十九年世紀大衍歷

作六百二十八

通志並同與左傳

合而紀年注謂用歲四百九十六年

裴駟引同與易稽覽圖合商歷又云四百

考年後說

三

三統歷爲是但三統歷不載各王之年惟通志足以相證
而通志謂太甲三十三年祖甲十六年與紀年太甲十二
年祖甲三十三年異按無逸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
厥後罔或克壽孔傳以祖甲爲太甲鄭康成以祖甲爲帝
甲鄭說與紀年合蓋得之不然太戊武丁皆在太甲之後
安得謂罔克壽耶通志蓋從孔說而誤至經世以太甲祖
甲並三十三年此兼用二說隱爲兩可之顯然者則後人
之揣合終不如古簡之傳疑也又按書序湯旣勝夏欲遷
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君奭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
陟臣扈格于上帝自湯至太戊九世而臣扈猶存據紀年
湯十八年卽天子位至太戊元年共八十三年於情事爲
近若以通志計之則已一百五十六年矣史匈奴傳云夏

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後三百有餘年戎狄攻太王亶父
亶父走亡岐下據紀年殷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時距夏
之滅三百九十九年於史爲合若以通志計之則已五百
五十三年矣且商三十王而以弟繼兄者十三君未必非
短祚子少之故故祖甲三十三年不爲久祚而周公數享
國及之且謂自時厥後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
三年則商祀不滿六百容或有之王孫滿殆亦舉成數大
概言之歟

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王孫滿語也按史記年表
自共和元年庚申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共五百八十六
年而以前之年不可攷三統歷謂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
年文選西征賦注引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今國策無此語後人遂謂周

考年後說

四

過其歷眾口雷同牢不可破今攷其說以爲武王克殷七
歲而崩周公攝政七年而後反政其明年爲成王元年乃
命伯禽侯於魯後三十年成王崩又云伯禽卽位四十六
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按周公攝政之初淮夷徐戎與二
監叛時伯禽已作費誓則其封魯不在周公反政後可知
也前編知其不可攷以周公七年合之成王爲三十七年而於成元年書伯禽封魯是矣然仍書禽父卒於康王十六年是增伯禽四十六年爲五十二年也無據甚矣又云周昭王以下無年數故

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而引魯世家考公四十四年煬公六十
年幽公十四年微公史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

十年慎公史作眞公三十年自周武王元年至慎公六年周厲王奔彘共二百八十一年武

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

六年以下接隱公計伯禽至春秋共三百八十六年然按

之魯世家煬公止六年獻公止三十二年武公則九年而

款乃多增六十五年以就已說遂與史表共和元年當魯

真公十五年者不合三統歷當魯慎公七年張衡歷議譏歆橫斷年

數損夏益周稽之表紀差謬數百正謂此也前編知其不

公之年仍從史記是矣然自是凡年多於魯年而幽公被弑之後不能紀魯元年矣今以三統歷伯

禽之年六年合之魯世家考公以下年數以至真公十五

年為共和之元共二百四年紀年紀伯禽之薨較史後十

年而無考公煬公紀幽公被

弑魏公之薨較史並後七年又厲公之薨後史紀九年而無

獻公蓋簡之說脫至慎公薨以後一皆與史合故魯之

年當從史記周攝政亦二百四年其數適合是伯禽實以成王元年

王崩之明封魯而厲王以前之周年必當以紀年為據蓋斷

也黃石齋曰共和而上要以史記魯世家為本而然則史竹書佐之竹書所記周歷與魯譜相符謂此也

記謂厲王三十七年奔彘亦不可信乎曰然史於齊世家

云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與其黨襲殺胡公

而自立是為獻公於衛世家云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

衛為侯今以世家年表推之齊獻公元年當厲王二十年

衛頃侯元年當厲王十三年皆與夷王不相及是非厲年

誤多之明證乎誠如紀年之說厲王十二年奔彘則無此

抵牾矣夫共和以前史紀厲王之年尚不可信而謂諸家

所紀周年其可信乎計武王克殷在王位六年周書成王

至厲王奔彘二百三年自共和元年至赧王之滅五百八

十六年合之共得七百九十五年此卜年七百之實數也

攷孟子以燕畔去齊在周赧王之三年時孟子有由周而

來七百有餘歲之語蓋周之七百三十九年也若如劉歆

考年後說

諸人之說則周時已過八百孟子方欲言多以見其數之過而豈反少言之耶

共和元年歲在庚申此史記紀年之所同也溯而上之諸家各王紀元甲子與紀年無一同者惟大衍歷往往與之合然甲子雖同而其實則異如武王十一年庚寅伐商康王十一年甲申並與紀年同然謂舊說武王伐殷歲在己卯推其朏魄乃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歲也其明年武王卽位則其伐殷之歲較三統歷祇後十一年較紀年已移前六十年推之康王甲申猶是也又如商太甲二年壬午夏仲康五年癸巳並與紀年同然謂商六百二十八年則較紀年又多週二甲子而太甲壬午實移前一百八十年推之仲康癸巳猶是也故非是表則無以知其所以同又安

考年後說

六

知其所以異至若羅泌生於宋末好爲異論攷年不主一家而任意增減此又不足與辨也

三統歷之謬莫甚於以文王受命之年合之武王爲十三年之說世紀通志並仍其誤大衍歷正之是也然歆之自爲說亦有不合據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歲在鶉火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年八十六矣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後七歲而武王崩故禮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如其說則文王年八十九而受命時武王七十五歲自是十三年而克殷則武年八十七非八十六也茲表分繫兩年著其乖異故辨之如此

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

三篇史記武王卽位九年東觀兵至於盟津乃還師歸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序紀周正史紀殷正二者皆合獨泰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陸氏釋文謂年月不與序相應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而孔傳依違其說解十一年伐紂爲觀兵解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爲十三年更與諸侯期而伐紂一序之內強畫兩段尤屬附會今以竹書證之帝辛五十二年當武王十一年冬十有二月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蓋殷十二月建子周之一月也三統厯推戊午爲子月二十八日是時周未改正朔故仍爲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序雖稱一月而猶繫之十一年者以此越六日甲子三統厯推爲丑月五日則爲殷之明年正月而爲武王之十二年故呂氏春秋曰武王立十

考年後說

七

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紀年亦云武王十二年辛卯伐殷敗之于垺野旣克殷而後改朔故國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世俘解曰二月旣死魄越五日甲子則咸劉商王紂史記亦云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皆周正也若齊世家謂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蓋猶仍商正而年則非矣問者曰杜預謂紀年皆用夏正則所書武王十一年冬十二月安知非丑月乎曰不然唐大衍厯云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蓋据竹書帝辛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之文夏十月殷之十一月也是非紀年用殷正之明證乎或又曰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然則克殷非十三年而何曰据史記此乃克殷

行二年之事書大傳則謂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
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因以封之箕子故於十三祀
來朝武王因問鴻範二說雖小異要其訪範非卽在克殷
之年則一也且紀年繫周武王元年於帝辛四十二年之
下其年歲在庚辰而於後幽王之末統計周之年數又云
武王元年己卯自己卯至辛卯十三年則又從其成君之
年數之然則牧野之役出師在十一年克殷在十二年而
通計成君之歲亦可云十三年歟

考年後說

貞定王

元王子名介在位二十八年

西元

九年○楚惠王章二十一年○越句踐二十九年○燕獻公二十五年○魯哀公蔣二十七年○衛悼公

昭元年○蔡聲侯產四年○鄭聲公勝三十三年○宋哀公闕路三年○杞

春二月魯侯及越后庸盟于平陽

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

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

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傳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左傳

晉荀瑤帥師伐鄭

表在後四年鄭世家在前七年

戰國紀年卷一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宏請救於齊陳成子

救鄭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

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

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

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

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

左傳

於越徙都瑯琊

竹書紀年

越王霸於關東徙瑯琊起觀臺

水經注曰瑯琊山名也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

瑯琊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使人

如木客山取元常之喪欲徙葬瑯琊三穿元常之墓墓

中生燔風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句踐曰吾前君其
不徙乎遂置而去吳越春秋

秋八月魯侯蔣出奔越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安也

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

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

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

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左傳○魯世家曰三桓攻公公

秋曰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國人迎哀公復

歸卒於有山氏左傳曰國人施子寧立是為悼公檀弓

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時三桓勝魯如小

侯卑於三桓之家魯世家

戰國紀年卷一

甲戌二年彗星見六國表

○秦庶長將兵拔魏城六國表○音

乙亥三年○晉地震外紀

晉空桐震七日臺舍皆壞人多死皇王紀

丙子四年燕伯卒孝公立

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為葵執次鹿郢立○竹書紀年

句踐寢疾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世家作

之德從窮越之地以摧吳跨江涉淮自致於斯夫霸者

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新書曰范蠡負石而蹈

渠如處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句興夷即位吳越春秋○

踐不樂憂悲薦至內崩而死與夷絕書

丁丑五年晉荀瑤帥師圍鄭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入南里門於桔秩之門知

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

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

是甚知伯左傳。趙世家曰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

臣請死之母師曰君所以置母師爲能忍詢然亦溫知

伯知按說苑亦載灌酒事皆與傳異

戊寅六年晉人楚人聘於秦六國表

鄭伯勝卒子易立是爲哀公

晉河絕於扈竹書紀年

己卯七年晉荀瑤城南梁竹書紀年

杞伯闕路卒立閔公子欸是爲出公

○有虹圍日皇王大紀

戰國紀年卷一

庚辰八年秦塹河旁秦本紀。河表作阿補龐戲城表

秦伐大荔取其王城秦本紀。外紀曰是時義渠大

壬午十年於越子鹿郢卒竹書紀年

○有五虹青色聚於日皇王大紀

癸未十一年晉侯出奔齊晉世家

晉知伯與趙韓魏分范中行氏之地以爲己邑年表趙世家並

在後四年。淮南子曰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

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

滅之家出公怒告齊魯欲伐之四卿恐遂反攻公公奔齊晉世家

甲申十二年晉侯鑿卒於齊

出公道死竹書出公薨於十七年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昭公

曾孫驕是爲哀公是時晉政皆決於知伯知伯遂有范

中行地最強晉世家

蔡侯產卒子立是為元侯

晉荀瑤襲衛不克

知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南文子公孫彌牟曰

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

境知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

也已而又欲襲衛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

甚有寵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

知伯乃止衛策還自衛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

子而侮段規知國諫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

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螭蛾蠶蠹皆能害人況君

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國語

戰國紀年卷一

四

河水赤三日竹書紀年

晉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竹書紀年。水經注曰涑水東北逕西射魚城東南而東北流又逕東射魚城南又屈逕其城東竹書紀年曰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窮射字相類疑即此城也

中山之國有夙繇者策作衣知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

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

章蔓枝諫不聽斷轂而行至衛七日韓非子作至齊七月而夙繇

亡呂氏春秋

秦伯帥師與繇諸戰六國表

乙酉十三年秦初縣頻陽秦本紀

晉韓龐取秦武城竹書紀年。水經注引作取盧氏城秦紀是年晉取武城

齊侯驁卒子積立是為宣公

附錄田常後宮以百數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

常卒有七十餘男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宣公

田世家

丙戌十四年

知襄子為室美士苗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能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國語

晉荀瑤及魏駒韓虎攻趙無卹無卹奔晉陽

知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知伯好利而復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策曰與之萬家之邑一下魏同知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任章曰不如與之以驕知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桓

戰國紀年卷一

五

子亦與之

淮南子曰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

知伯又求蔡臯狼

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知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

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

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

策曰趙襄子召張孟談曰吾安居而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按君澤即尹鐸之訛初簡子使尹

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

哉尹鐸損其戶教簡子謂無卹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

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趙襄子使延陵君

君韓非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韓非子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

陽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進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

孟談曰吾城郭完府庫足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

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磨

牆同之其高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

鎔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

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

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趙策○趙世家曰襄子

於王澤見三人與以竹節莫通曰為我遺趙無郵後至

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郵余霍泰

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

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奄有河宗至

於休邨諸貉南代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祀

令及滅知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

鄭人弑其君易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

刻十五年晉荀瑤及魏駒韓虎圍晉陽

三家圍晉陽引汾水而灌之國策魏世家作晉水城不浸者三板

沈寵產鼂民無叛意

地戊子十六年晉趙無郵約魏駒韓虎反攻荀瑤滅之三分其

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

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

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知伯曰韓魏

必反矣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

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色有憂色是非

反而何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為

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一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

子出締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知伯曰子何

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知伯不悛締疵請使於齊趙策曰圍晉陽三年城中粟

士卒病羸襄子欲以城下張孟談曰臣請見韓魏之君

能安則無為貴知士矣君釋此計曰臣請見韓魏之君

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

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趙策

曰張孟談遇智過轅門之外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

有變其地必張孟談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吾與約破趙

而意變必背君不如合殺之智伯不聽過曰二主色動

親之魏之謀臣趙蒍韓之謀臣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

計君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

去張孟談之心見襄子曰臣遇智過出視其疑臣之心入

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三月丙戌襄子夜使人殺守

隄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

擊必後之矣。過一作果。

戰國紀年卷一

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知伯春申傳曰殺知伯

非子曰身死高梁之東而太平御覽引汲冢書曰智伯為

趙襄子所敗將出走夢火見於西方乃出奔秦又夢火

見於南方遂滅其族而分其地韓策曰段規謂韓康子

奔楚說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千人之眾而破三

軍者不意也君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康子曰善果取

成阜從韓之取鄭於是趙北有代趙世家曰無郵姊前

也果從成阜始於趙北有代趙世家曰無郵姊前

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

及從者行對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

死地名曰哀公好儒南并知氏彊於韓魏國語曰趙襄

而削代君為墨而殘南并知氏彊於韓魏國語曰趙襄

子伐翟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

不當離離不為初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

幸吾是以懼初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

也宵宣子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

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

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

仁行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

為輔氏及知氏之滅惟輔果在新序曰知伯器有士曰

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

反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

存吾將往依趙襄子漆知伯之頭以為飲器知伯之

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

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

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

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

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乃自

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

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

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呂氏春秋曰趙襄子游於

青荇為膠乘襄子使青荇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為死

人叱青荇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荇曰少與子友而我言

道惟死為可乃退而自殺索之得豫讓策曰趙襄子

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

讐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讐之深也讓

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環人報之智伯明國士

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使兵環人報之臣聞明國士

掩入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

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

衣與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

伏劍而死索隱又引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

戰國紀年卷一 八

遂殺之 趙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共徐廣作

赦晉陽之難惟共無功功臣皆怒襄子曰方晉陽急羣

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之禮是以先之趙世張孟

談既固趙宗告襄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主勢能

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合在相位自將

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眾乃納地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

趙策。潛夫論作耕於負山。

○三晉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

田世家

丑十七年晉知開率其邑人奔秦秦紀年表同。正義曰開知伯子大事記曰荀

瑤之族

庚寅十八年秦左庶長城南鄭

六國表

衛侯黜卒

子弗立是為敬公

蔡侯卒

子齊立

○張孟談耕於負親之丘三年韓魏齊楚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

戰國紀年卷一

九

而今諸侯復來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

國疑而謀敗

趙策

辛卯十九年燕伯卒

載立是為成公子春立是

杞伯欬卒

為簡公

壬辰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

是為盲姑次朱句立。竹書紀年。越世家王不壽卒子

王翁立

越人迎女於秦

六國表

癸巳二十一年晉知寬率其邑人奔秦

六國表

甲午二十二年楚滅蔡

史表楚蔡世家竹書同

蔡侯齊亡

蔡世家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旁鄰窺牆而問之對曰

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
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
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
說苑曰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疑其各而醜其聲
又惡其形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
國可伐也端以此誠寡人乎國可窺牆者為司馬將兵
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窺牆者為司馬將兵
而往來虜甚眾見威公縛在虜中乃言之於楚王遂解
其縛與俱之楚說苑子發克蔡獲蔡侯楚策曰蔡聖侯
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
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
發方受命乎宣王繫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
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
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
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
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臣舍不宜以眾威受賞荀子
淮

戰國紀年卷一

十

南子曰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說苑論定決於合
尹前子發喟然有懷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後
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刑人
逃之於城下之廬果活子發

丙申二十四年楚滅杞史表楚杞世
家竹書同楚滅杞班固曰簡公為楚所滅第他
奔魯魯悼公給以采地為侯與秦平是時越已

丁酉二十五年秦伐義渠執其君以歸秦紀年
表同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楚世
家

○晉韓虎魏駒伐伊洛陰戎滅之自此中國無戎寇唯餘
義渠一種焉。外紀

戊戌二十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六國
表

秦伯卒子立是
為躁公

庚子二十八年彗星見秦
紀

王崩
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漢書人表
以叔襲為

名思王 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 思王立五月少弟鬼攻

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 周本紀

封弟揭於河南為西周君

大事記曰河南即郟鄩武王遷九鼎於此周公營以為都是為

王城又遷般民於洛陽下都是為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

考哲王封弟揭於河南續周公之官是為西周桓公 帝紀

世紀

秦南鄭反

秦紀年表同

考王 在位十五年

辛丑元年

壬寅二年晉侯驕卒

子柳立是為幽公 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

戰國紀年卷一

十一

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 晉世家

丙午六年夏六月秦雨雪 六國表

日有食之 六國表作日月蝕

○晉大風壞垣 皇王大紀

丁未七年燕伯載卒 閔公立

戊申八年彗星見 秦紀

○楚遷於郢

惟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陽 楚王能章作會侯乙宗彝

寘之於西陽其永時用享

楚會侯鐘文○積古齋鐘鼎款識曰能通熊左傳楚昭王

於魯定公六年遷都漢志若屬南郡注云楚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都其音同此云徙自西陽當即自都還郢之時西陽漢志屬江夏郡去都甚近

西紀 九年楚子章卒 子中立是為簡王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不能食令尹入問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行其誅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再拜而賀曰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疾不為傷是夕蛭出新序

衛侯弗卒

子糾立是為昭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衛世家

庚戌十年楚滅莒年表楚世家竹書同

柱厲叔事莒敖公說苑作莒穆公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

戰國紀年卷一 十三

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呂氏春秋

魯侯寧卒子嘉立是為元公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公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禮檀弓

辛亥十一年義渠伐秦侵至涇陽六國表○秦紀作涇南

壬子十二年秦伯卒第立是為懷公○秦紀曰懷公從晉來享國

癸丑十三年○晉桃李冬實紀外

甲寅十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殷歷以為己酉○漢律歷志

魯季孫會晉侯於楚丘竹書紀年○水經注引多即蒧密遂城之六字

無雲而雷太平御覽引史記曰晉幽公十二年無雲而雷至十八年晉大夫秦嬴賊君於高寢今史無之

卯十五年王崩

太子午立是為威烈王

舊載西周君封少子班於鞏在是年誤今移在顯王二年說見

後

衛公子伋弒其君糾而自立

是為懷公

威烈王

在位二十四年

丙辰元年晉趙無卹卒

初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卹將置後不知所立

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

其辭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見韓詩外傳

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

已失之矣問無卹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

之於是簡子以無卹為賢立以為後襄子為伯魯之不

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封伯魯之子周於代曰代成

戰國紀年卷一

七

君蚤卒立其子浣為太子襄子卒浣立是為獻子獻子

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嘉逐浣而自立於代是為桓子

世本以桓子為襄子之子

秦庶長鼂稽占錄作鬼弒其君

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

臣乃立昭子之子是為靈公秦本紀○秦記作肅靈公云居涇陽

鄭伯丑卒子巳立是為幽公

晉韓虎卒子啟章代是為武子○自韓萬至康子虎凡九世

晉魏駒卒子斯代是為文侯○魏世家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與世本異自畢萬至桓子駒凡八世

丁巳二年晉趙嘉卒

桓子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

復迎獻子立之趙世家

戊午三年晉韓啟章伐鄭殺鄭伯已鄭人立其弟駘是為緡公○韓鄭世家同年表

弟作子

晉大旱地生鹽竹書紀年

○冬晉有火下於北方其聲如雷皇王大紀

未巳四年秦作上下時於吳陽六國表封禪書同○秦本紀襄公八年初立西時祀白帝

文公十年為鄭時宣公四年作密時至是而五

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封禪書

○夏四月晉大雨雪皇王大紀

庚申五年晉丹水出相反擊竹書紀年○從水經注引改

辛酉六月盜殺晉侯柳表作魏誅晉公蓋有脫字紀年作晉大夫秦嬴駘公於高寢之上索隱

引大夫作夫人

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說苑曰韓武子田馱已聚矣田車合

戰國紀年卷一

十四

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可以卒獵而後用乎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

於鼎也武子遂輟田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

止是為烈公晉世家○表作幽公第止

壬戌七年晉韓啟章都平陽呂覽注作宜陽趙浣城泫氏竹書紀年魏斯

城少梁六國表世家同

癸亥八年秦人及晉魏氏戰於少梁大事記曰秦本紀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

年表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蓋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也

晉趙氏城平邑竹書紀年○世家年表水經溼水注引紀年俱在十五年河水注初學記八引紀年

俱在十年

甲子九年晉魏氏復城少梁六國表

楚人伐魏南鄙至於上洛竹書紀年

秦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六國表○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

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爲
河伯取婦蓋其遺風

錄西門豹爲鄴令鄴民苦爲河伯娶婦至其時豹往會

之河上三老官屬皆會觀者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從

弟子女子十人豹呼河伯婦來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

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

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

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投三弟子豹

曰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觀

者驚恐豹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

破額血流地乃罷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豹卽發

民鑿十二渠引河水以灌民田田皆溉滑稽傳○河渠

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漢書以此爲魏襄王時史起爲鄴

令事呂覽亦同並與史異魏策曰西門豹爲鄴令而

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鄉邑老者士而久受坐之

揚人而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美而

也似禾薰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潔慤秋毫

之端無私利也韓非子曰西門豹爲鄴相與比周而惡之

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約請復治鄴因重斂百姓急事

寡人曩治鄴今積粟府無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

西門豹將加誅豹曰臣故穡積於民請升城鼓

文侯身行其縣將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糞而後燕

侯曰罷之豹曰與北擊之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燕

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燕

丙十一年秦補龐城城籍姑梁而秦塹河瀕蓋相備也至

是又城籍姑籍姑在同三十二城縣北十五
里而少梁在韓城縣南
衛公孫頹弑其君亶而自立是爲桓公頹
秦伯卒
秦靈公卒子獻公師隰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稽古
錄云

名是為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秦本紀○秦衛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

齊田居思伐晉趙氏圍平邑竹書紀年

○於越滅滕竹書紀年○案滕自魯哀公十一年春秋書趙注謂古紀世本滕有考公廩與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謂之文也而直似後世避諱改是年此與世本稱齊景公亡滕同誤至漢地理志春秋注並云齊滅滕杜氏景族謂春秋後六世齊滅之春秋正義又謂滕杜氏一世為楚所滅譚梁生引春秋釋例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上三十一世為秦所滅近戰國策則稱宋

王偃滅滕諸說不同國策所載戰國策則稱宋

卯丁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按左傳昭公十二年八月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肥是冬晉復伐鮮虞杜預曰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中山名見於傳蓋始於鮮虞定公四年晉合諸侯於召陵謀為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夫中山不如辭蔡侯則中山是時勢已漸強能為晉之輕重矣史記趙世家是年書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勢益強遂建國備諸侯之制

戰國紀年卷六

與諸夏抗歟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女也而徐廣曰中山武公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古史謂周衰已甚安能使子弟據中山乎其說是也或者徐廣徒聞中山姬姓遂傳會其世系歟○按徐廣說本漢書人表

於越滅郟以郟子鳩歸竹書紀年○滅今本作伐

辰十三年齊田白伐晉田世家襄子白立

秦晉戰於鄭下秦人敗績六國表

李悝為上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

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作盡

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

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

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又曰

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

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中孰自三
餘三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孰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
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
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上孰之所斂而糴之又撰次諸
國法著法經以爲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盜賊須
効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
踰制以爲雜律一篇終以具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
受之以相秦具律今之名例律也大事記 據漢書

錄附

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

克當 作懼

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
取帛絮予之食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
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鷲鳥之發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戰國紀年卷一

七

貨殖 傳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於底柱紀外

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
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
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
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
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
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
宜也漢溝 漁志

○冬十月大雨雪至明年正月乃止皇王 大紀

己十四年齊田白伐魯莒及安陽六國表 田世家 作伐魯莒及安陵

晉魏斯使其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年表 世家 家同

於越子朱句卒

子翳立。竹書紀年。

齊莊子請攻越。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

呂氏春秋：不知何年攻田莊子之時，越王死者惟一朱句。按此事而朱句滅郟滅滕，故有猛虎之喻。歟？始附於此。

庚午十五年齊田白伐魯，取一城。田世家。表作取都。

辛未十六年日有食之。六國表。

魯侯嘉卒

子顯立。是為穆公。春秋考異郵曰：魯穆公即位，仲夏霜殺草，日中不消。

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子思曰：「以彼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為私情之細，不若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公曰：『思所以利民者，曰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寶，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

戰國紀

九

穆公問子

思曰：「吾國可興乎？」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然矣。」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

魯君曰：「天下之主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疑臣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

魯人有公儀僭者，砥節礪行，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思。」

對曰：「如君言，公儀子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言，雖疏食水飲，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

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

孔叢子

齊田盼

水經注引作汾

敗晉趙氏於平邑獲其將韓舉取平邑

竹書

紀年

壬申十七年秦初令吏帶劍

年表秦紀同

晉魏斯伐秦築臨晉元里

年表秦紀同○大事記曰秦孝公所謂厲蹻簡公出子之不寧

西地此類是也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

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韓非子謂起使妻織組不

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諫於大破齊師或譖之曰起

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又殺妻以求為將起

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韓非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

血已血而劍已劔而灰已灰而土及其上也無可為者

戰國紀年卷一

九

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尉

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夫不勝其勇前乃以為西河

守以拒秦韓非子曰吳起為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

倚一車轂於北門之外令曰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

赤殺東門之外令曰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

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

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起之為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

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

起為吮之韓非子以此為起攻中山時事故士戰不還踵咸為死敵

公儀休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

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

取小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答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

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

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士女工安所讎其貨乎循吏傳

晉韓啟章卒

子虔代是為景侯○呂覽注曰景侯徙都陽翟

晉趙浣卒

子籍代是為烈侯

○齊田悼子卒

竹書紀年○田世家曰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按汲冢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

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乃次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世本及史記不得錄也今按如紀年之說則莊子卒於魯悼公之世與禮記云繆公召縣子而問者不合而史記繫莊子卒於伐魯取一城之下是當卒於是年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

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

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

戰國紀年卷一

三

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於是與哭諸

縣氏禮檀弓

西癸

十八年晉魏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其子擊守中山

魏趙世家曰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表曰擊守中山史記志疑謂表宋字乃守之訛是也前編書擊宋誤

魏文侯嘗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不許趙利曰魏攻中山

而不能取則魏罷而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守

是用兵者魏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彼知君利之

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不得已也外紀據趙策樂

羊攻中山

鄒陽書曰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張晏

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韓非子曰白圭相魏暴讒相韓白圭謂暴

讒曰子於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魏暴讒相韓白圭謂暴

示羊羊不顧中山烹而為之羹羊啜之盡一杯中山知

其忍下之呂氏春秋曰樂羊已得中山還報有貴功之

盡難攻中山之事也樂羊還走再文侯賞其功而疑其

心樂毅傳曰樂羊取中山魏文侯文侯愛少子摯使太

子擊守中山趙倉唐傅之春秋曰魏武侯之居中山也

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驟戰而驟勝以

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寰宇記祁州無

極縣故魏昌城下引水經注云李克書曰魏文侯時克

為中山相若陘之吏上計而入多其前克曰苦陘上無

山源林麓之饒下無谿谷牛馬之息而魏文侯欲殘

也中山常莊談謂趙桓子曰孟談謂趙襄子魏弁中山

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魏君以為正妻因封之中

山是中山復立也中山策○按桓子當作烈侯金仁山

越趙而守之趙可以得地魏文侯亦豈不能察此故雖

利其地以封其子亦必存中山以示趙而固子也此異

時中山所文侯嘗問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

以復興轍

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

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

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

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晉太史屠黍說苑作屠餘見晉之亂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

公問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

威公又問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居三年中山果亡

威公又問曰孰次之對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

-5 198 35 945" data-label="Text">

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麟趙駢以為諫臣越學十五

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乃分

為二呂氏春秋○按周紀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桓威公威公同時故附於此威公立此云晉先亡中山次之正與為兩同威公薨惠公立而封其少子於鞏之事也

秦壑洛城重泉六國表○紀
齊田和伐魯取郕年表世

金仁山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君無民久矣孔子相魯亦季氏暫授之政而尋自取之哀公既死於外而悼魯於是乎失其失安陽又失都則元公之世削已甚矣穆公立於失都之後二年而失郕則田氏之烈未戢也不知公儀子之為相其時三家之勢何如公儀子所以處之者何策然自失郕之後又十五年而失魯而韓又來救則諸賢所以交鄰固國者必有道矣又四年而敗齊於平陸又四年而為齊所破又十年而穆公卒卒之四年而齊入陽關則魯之勢其相為勝負者未為甚削也然則諸賢所與立者亦必有道矣

秦初租禾六國表

晉魏斯伐秦至鄭而還築洛陰合陽年表世家同○紀年洛作汾合作郃在前

戰國紀年卷一

一年水經注曰昔魏文侯築館洛陰

王命韓景趙烈魏翟伐齊入長城竹書紀年○從水經汶水注引改

魏文侯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

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呂氏春秋○漢書樊噲傳曰賜上聞爵晉

灼曰名通於天子也

楚子中卒子當立是為聲王

晉韓虔伐鄭取雍丘年表世家同

秦初令百姓帶劍秦記

鄭城京年表世家同○大

甲戌十九年晉魏斯受經於卜商六國表○按史記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至是百有

一歲矣儒林傳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居者師傳卿相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

王者師呂氏春秋曰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又曰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各况泥傳武威張蒼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各無擇為師魏策曰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

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

文侯曰善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

敬聞命敬聞命曰君胡為軾曰段干木賢者也未嘗肯以已易

寡人我曰吾安敢不軾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乃

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欲攻魏

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

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不敢攻又曰文侯見段

干木立倦而不致息反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璜不悅

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四方賢士多歸

受今汝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之子擊逢田子方於朝歌從魏世家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

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

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

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合

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之

鄭人伐晉韓氏敗之於負黍年表世家同

齊侯鄭伯會於西城年表世家同

齊田和伐衛取毋音丘田世家○毋丘表作丹陽○按孟

時上距伯魚之卒已七十七年然則子思已老矣而孔子世家乃云子思年六十二果爾則其卒在魯穆公未立之前安得有問答之語其誤無疑至孔叢子載子思居衛魯穆公卒與縣子論舊君無服之語穆公以後三

-5 195 35 945" data-label="Text">

十年卒豈子思所及見尤不足信也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

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有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眾謀況和非以長惡乎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生 按通鑑繫此於安王二十五年其時上距伯魚之卒已百有七年而子思又未必卽以伯魚卒年生也安得尚在 子思居衛縵袍無表二旬而九食今類附於是年 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辭而不受 說苑

亥二十年

戰國紀年卷一

三

魏文侯使太子擊守中山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倉唐使於文侯以詩譏之文侯乃出少子擊封之中山而復

太子擊

大事記據說苑

丙子二十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爲相 六國表○魏世家在後五年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 說苑翟璜自稱曰觸 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

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

西門豹

說苑翟璜對田子方又云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

君欲伐中山臣

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

進屈侯鮒韓詩外傳作趙蒼唐以耳目之所觀記臣何負於魏成

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

於克克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成食祿千

鐘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

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

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為弟子新序曰魏

交侯第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

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

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六國表○齊世家在後一年

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田布圍

廩丘魏翟角趙孔屑韓氏救廩丘及田布戰於龍澤

師敗逋竹書紀年在十七年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

戰國紀年卷一

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

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古

善戰者莎隨賁服卻舍延尸彼得尸而財費之車甲盡

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齊不取尸則

如何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

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

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呂氏春秋○孔叢子曰

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仇雖能義所不為也

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仇雖能義所不為也

彼為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死而

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不能討而又要利召姦非忍行也

晉趙籍以公仲連為相從趙表推子購由立

丁丑二十二年宋公得卒是為悼公

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大事記

戊寅二十三年九鼎震年表周紀同

是時周室衰微刑重而虐號令不從以亂金氣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五行傳

初命晉魏斯為魏侯趙籍為趙侯韓虔為韓侯

通鑑始此書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綱目書法因之案初命為疾未有不繫以國而泛稱諸侯者左傳王使魏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是其例也後命田和為齊侯放此

存也三晉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命而自立矣自立則天下得而征之今請而受命則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西尹起筮曰晉之地勢足以控秦魏三家分晉魏失河西秦始得以蠶食

山東卒并天下此固天地之大機也

燕伯卒子莊立是為僖公

己卯二十四年王崩

子驕立是為安王

盜殺楚子當國人立其子疑是為悼王

趙以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

趙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

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

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

謂連曰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

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迪然明曰

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

戰國紀年卷一

五

與無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
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趙世家○年據六國表

安王在位二十六年

庚辰元年秦伐魏至陽孤孤魏世家六國表並作狐

辛巳二年魏韓趙伐楚至桑丘楚世家作乘丘

鄭圍韓陽翟

韓侯虔卒子取立是爲烈侯

趙侯籍卒國入立其弟是爲武侯

秦伯衛卒子立是爲惠公

○魏太子擊生子滎魏世家六國表同

壬午三年王子定奔晉

魏山崩壅河

戰國紀年

○楚歸榆關於鄭六國表

未癸四年楚圍鄭鄭人殺其相駟子陽

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

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獠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

致也淮南子○亦見呂氏春秋韓非子列子窮容貌

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

子再拜而辭其妻望之而拊心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

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遭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人

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列子劉

向別錄曰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馬驥曰繆公宜爲繇公

○楚伐周楚世家

甲申五年日有食之魏策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

三月盜殺韓相韓傀

史作俠累古史曰俠累韓傀字也案通鑑於此書俠累於後烈王五年書

韓傀蓋一事誤分爲二今正之

韓傀相韓嚴遂

亦稱嚴翁仲見論衡

重於君二人相害遂亡至齊

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欲因以報仇

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

也乃使政刺傀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兵衛

甚眾政直入上階刺傀傀走抱烈侯政刺之兼中烈侯

按此策二烈侯高誘本並作哀侯韓非子亦云嚴遂使

人刺韓傀於朝廐走抱君遂並刺哀侯此通鑑所據而

繫之烈王五年也今從鮑改者據韓策韓人攻宋篇云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楚烈侯而楚之立

以爲鄭君許異終烈侯相爲蓋烈侯被中許異楚之使

伴死爲難故烈侯又在位十年而許異終烈侯之世

常爲相若以爲哀侯則被殺即卒許異又於因自皮面

誰之世而終身爲相哉鮑改哀爲烈當矣

決眼屠腸以死韓人暴其屍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嫫

戰國紀

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尙在之故重

自刑以絕從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

於政屍之旁

從韓策改○太平御覽引琴操謂政父爲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政入太山遇仙人

學琴琴成入韓王召使琴遂出刀刺王其母抱政尸而哭與史策大異蓋不足信

○嚴氏爲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

遣之韓使人讓周客爲周君正語之曰寡人留之十四

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

之也

周策○韓非子曰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遂也說異

乙酉六年鄭人弑其君駟

鄭駟子陽之黨絀繻公而立其弟乙是爲康公

宋公購由卒

子田立是爲休公

丙戌七年○秦伐諸繇六國表○史記志疑曰諸繇乃繇諸之譌

丁亥八年齊伐魯取最韓救魯

魯穆公使眾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韓非子

鄭負黍叛復歸韓

子戊九年魏伐鄭城酸棗

○魏敗秦師於注魏世家

○楚伐韓取負黍六國表

晉侯止卒子傾立是為孝公紀年作桓公

庚寅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

齊田和遷其君貸於海上年表齊世家並在後五年

康公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墨子曰齊康公興樂萬人食必梁肉衣必文繡太公

戰國紀

乃遷之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從田世家增

○三晉伐楚敗楚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楚世家

辛卯十二年秦晉戰於武城

齊伐魏取襄陽魏世家作襄陵

魯敗齊師於平陸

○秦縣陝六國表○史記志疑曰惠文王後元年使張儀取之歟秦紀言孝公初立東圍陝城若陝歸晉疑在是時

壬辰十三年秦侵魏陰晉從魏世家增

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於濁澤齊世家在後二年

田和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癸巳十四年○秦出子生秦前一年表

甲午十五年蜀伐秦取南鄭通鑑從秦紀作秦伐蜀取南鄭按前此秦城南鄭及南鄭反則

南鄭非蜀土也今
從表及稽古錄

○魏伐秦秦敗之武下獲其將識

魏世家

魏侯斯卒

太子擊立是爲武侯

韓趙相難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於已也皆朝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策

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

曰吾土地非益廣人民非益眾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木而積之負輓

戰國紀

三

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

淮南子

魏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

羣臣皆弔公子成父入賀曰臣聞之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曰善

苑說

魏吳起奔楚楚以爲相

史無確年始從綱目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秦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

也武侯曰善荀子曰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

莫逮退朝而有憂色曰在中薜之言曰諸侯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意武侯遂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吳起呂氏魏相田文

呂氏春秋 吳起不悅謂田文

曰起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治百官親萬民

寶府庫守西河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此三者子孰

與起文曰不如起曰然則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

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

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尙魏公

主娶公主而害吳起譖之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呂

春秋曰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望西河泣數行而下曰君誠使我單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淮南子

戰國紀

主

曰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

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者以養戰士要在強

兵破游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

秦諸侯皆患楚之強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淮南子曰

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起將哀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屨其不足祗釐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逆之至也吳起惕然曰尙可更乎

屈子曰子不若

敦愛而篤行之

秦伯卒子立是為出公

趙侯卒國人復立烈侯之子立是為敬侯

韓侯取卒子立是為敬侯

大風晝昏竹書紀年

-5 185 35 945" data-label="Text">

晉太子喜出奔竹書紀年

未十六年初命齊田和爲齊侯

趙公子朝魏世家作公子朔作亂奔魏與魏襲邯鄲不克

○趙始都邯鄲趙世家

○魏封公子緩竹書紀年

丙十七年秦庶長改弑其君及其君母

庶長改逆靈公之子師隰於河西稽古錄而立之是爲

獻公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記曰出公自殺呂氏春秋曰秦小主夫人用

奄變羣臣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主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公

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苗改入之夫人聞之大夫令吏與卒率與吏始發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迎主君也

公謂獻公怨有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苗改而欲厚賞之

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眾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

而賜苗改官大夫賜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守塞者人米二十石

戰國紀年

復疆奪秦河西地

齊伐魯破之從六國表增

辛寬見魯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

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

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

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

孫彌殺辛寬出南宮适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

辭若是也對曰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

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

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

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呂氏春秋

韓伐鄭取陽城遂伐宋執宋公已而春秋釋之

齊侯和卒

子午立是為桓公○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剌立後十年田午統

其君及孺子喜是為桓侯按據此則和之後有田剌一世然後桓公午立也

○魏城安邑王垣

六國表魏世家同○水經注引王作至紀年城下多洛陽及三字在二十六年

○趙敗齊於靈亡

趙世家

西丁十八年○趙救魏於廩丘大敗齊人

趙世家

○秦止從死

秦本紀○按紀秦武公二十年卒初以人從死時當魯莊公十六年至是始止之也

戊十九年魏敗趙師於兔臺

○秦城櫟陽

六國表○徐廣曰徙都之

○趙築剛平以侵衛

趙世家

趙氏襲衛衛國城割平

當即剛平下衛字疑衍衛八門土門而守

而二門墮矣衛君跣行告邇於魏

齊策○秦策曰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

戰國紀年卷一

三

採莫敢闖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

巳二十年日有食之既

○齊魏為衛攻趙取剛平

趙世家

魏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間亂衛收餘甲北面

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

齊策

庚二十一年楚子疑卒楚人殺吳起

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

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

呂氏春秋曰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

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

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起號呼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蔡澤傳韓非

子逆云起支解韓既葬太子臧卽位是為肅王使令尹詩外傳云車裂

盡誅為亂者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

呂氏春秋曰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

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於喪所
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先死以
之國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請死死
除路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
百八十人

○趙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趙世家

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
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齊策

辛丑 二十二年齊伐燕取桑丘魏韓趙伐齊至桑丘

○鄭敗晉六國表○敗韓世家作反

壬寅 二十三年趙襲衛不克

○齊救衛田世家

○趙拔魏黃城趙世家

○秦初縣蒲藍田善明氏六國表

戰國紀年卷一

言

○於越遷於吳竹書紀年

齊侯貸卒無子田氏遂并齊

齊侯午卒子因齊立是為威王○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
九年而卒又曰紀年齊幽公十八年而威王
立按據此則威王元年在周顯王十三年也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裴駰曰齊桓公午也入朝見曰君有疾在

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

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不悅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

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復見望見桓侯

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

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

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

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

遂死扁鵲傳

卯二十四年狄敗魏師於澮

魏韓趙伐齊至靈丘正義曰此即孟子謂蚩龍辭靈丘請士師之地○魏世齊曰使吳起伐齊

至靈丘按起死已四年矣

晉侯傾卒子俱酒立是為靖公○晉世家在後二年

○齊伐燕趙救燕趙世家

○秦初行為市秦記

甲辰二十五年蜀伐楚取茲方

於是楚為扞關以拒之楚世家

魯侯顯卒子奮立是為共公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

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

戰國紀年卷一 壹

哉楚地

韓侯卒子立是為哀侯

○趙及中山戰於房子趙世家

乙二十六年王崩

子喜立是為烈王

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按據趙世家則晉君遷而未廢據紀

年則俱酒未立說見後

○趙伐中山又戰於中人趙世家

○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

吳人立孚錯枝為君竹書紀年○越世家王翳卒子之侯立索隱謂之侯即無余之也按

世家簡略無年數可攷今從紀年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為之後

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
不悅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
欲殺之越王未聽其子恐必
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
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
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
以亡也呂氏春秋○按高誘注越王授
句踐五世孫然則授卽驕也

烈王在位七年

丙午元年日有食之

韓滅鄭自陽翟徙都之

紀年安王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
入於鄭烈王二年晉桓公邑哀侯

鄭於

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

策作攻秦

而韓滅鄭韓非子

趙侯章卒

子種立是為成侯

趙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冬日畢弋夏浮淫為長夜
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箠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

戰國紀年卷一

美

不恭者斬於前然饗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
於四鄰內無君臣之亂外無諸侯之患明於所以任臣
也韓非子

○秦為戶籍相伍

秦記

○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

竹書紀年○索隱引在惠成王七年

○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為莽安

竹書紀年○索隱引

作初無余之越世家作揚之侯越絕書又云句踐子與夷與夷子翁翁子不揚子無彊伐楚楚威王滅無彊無彊子之侯竊自立為君長與世家紀年異

丁未二年○趙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

趙世家

○秦縣櫟陽

六國表○按縣疑都字之誤

○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

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紀○秦本紀作七十七歲老子傳作七十

○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胡蘇於酸水竹書紀年

○魏觴諸侯於范臺竹書紀年

申三年燕敗齊師於林狐燕世家作林營

魯伐齊入陽關

魏伐齊至博陵表作縛陵

○六月雨雪趙世家

燕伯卒子立是為桓公

宋公田卒子辟兵立是為桓公○世家作辟公辟兵徐廣

子桓公曰前一云辟公兵素隱曰紀年作桓侯壁兵按莊

名辟兵而復諡辟殊非所以易名故古史皇王大紀俱

據紀年作桓公衛侯頽卒子訓立是為聲公

戰國紀年卷一

巳四年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

魏趙世家作衛 敗趙師於北蘭

○衛伐齊取薛陵田世家

○趙以大戊徐廣曰一作成午為相趙世家○通志氏族略引世

昭為原大夫漢書人表有大成午在中

○孟軻騶人也本傳父激也名也公宜也字也母仇音氏墓元張頴孟母

鄒公墳廟碑言母氏李未知何據 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

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

孟氏居而孟子生焉春秋演孔圖○按孟氏譜周定王

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孟子卒壽八十四今

攷貞定王在位止二十八年無已酉卽連考王九年計

四也下距赧王二十六年黃九思說謂孟三子生於周烈王

四年巳酉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壽八十有四萬斯

同孟子生卒年月辨引孟子世譜亦然時上距孔子之

卒一百八年與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合今從之

庚五年魏伐楚取魯陽

韓韓嚴弒其君國人立其子是為懿侯○通鑑以韓嚴為其事而聶政改稱人非也今從世家年表正之

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紀年在前三年○索隱曰若山即懿侯也

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按韓表世家並云列侯三年聶政殺俠累哀侯六年韓嚴弒哀侯二事判然惟刺客傳謂聶政事在哀侯時然亦不言兼刺哀侯則哀侯為列侯之誤而弒哀侯者非嚴遂明矣

魏侯擊卒

武侯不立太子至是卒二年吳公中緩爭立國內亂

趙敗秦師於高安趙世家

○齊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說苑作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使淳

于髡之趙請救趙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

戰國紀年卷一 三

引兵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曰先生能飲

幾何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夫酒極則亂樂極

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以衰以諷諫焉齊王曰

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

側滑稽傳○按髡之使趙當已壯年後孟子去齊髡有側名實未加之譏時值燕人畔距此已六十一年然則髡當年八十矣楚將伐齊魯親之謂親齊王患之張丐為

齊見魯君曰齊楚之權敵也不有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

如全眾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

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

魯眾合戰勝後合敗者以攻勝者此其為德也亦大矣魯君以

為然乃退師策

亥辛六年齊侯來朝

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威

王

趙伐齊至鄆田世家作取甄

○趙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趙長子趙世家○按是時鄭已滅六年矣此云趙

攻鄭未詳大事記改書韓分鄭地長子與趙亦臆說也

齊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

威王卽位以來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并伐國人

不治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

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

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

令長七十二人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

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

戰國紀年卷一 五

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

夫淮南子作無鹽令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然吾使人視

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

子不知是子厚幣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

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雀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

大治強於天下列女傳曰威王侯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卽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

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佞臣也不可不退於是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及破胡

韓趙伐魏圍安邑通鑑據趙世家表在明年古史據魏世家在是年按二國伐魏以魏罃之初

立未定也則古史爲是又紀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莒水在是年葵水經注引作蔡路史又引作鄂寰宇

侯會伐魏於皐澤破

公孫廎謂韓懿侯曰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

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

魏戰於濁澤年表趙世家作涿澤大破之遂圍安邑成侯曰殺營

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殺魏君暴

也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

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懿侯不悅以其兵夜去趙成侯

亦去營遂殺公中緩而立是為惠王太史公曰魏惠王

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

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按田世家

即墨大夫京阿大夫遂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

王惠王獻觀以和據此則安邑之圍齊亦與焉而伐魏

取觀尚在後年又似

誤合為一殆不足信

楚子臧卒無子立其弟良

宋公辟兵卒子剔成立○索隱曰王邵按紀年云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

○韓趙遷晉桓公於屯留以後更無晉事

戰國紀年卷一 罕

○孟子三歲喪父母有賢德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

為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

市其嬉戲為買街街行且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

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

居子矣遂居之列女傳○韓詩外傳曰孟子幼時東家

而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

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以食之

壬七年日有食之開元占經引紀年晝晦在六年

○秦大疫六國表

王崩 弟扁立是為顯王廣宏明集破邪論謂顯王篡立以為

也○齊威王嘗為仁義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居歲餘周

烈王崩諸侯皆甲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

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斬之威王勃然怒曰
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趙策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

○中山築長城趙世家

○魏敗韓師於馬陵六國表韓魏世家同

魏敗趙師於懷通鑑據趙世家年表在前一年今攷前年魏方內亂何暇伐人是役與馬陵蓋所以

報安邑之圍古史據魏世家在是年是也又紀年我師伐趙圍蜀陽索隱引作蜀陽亦在是年而水經注引紀

年曰鄴師敗邯鄲於平陽恐皆一事而傳聞異耳

○秦桃冬花秦本紀

戰國紀年卷一終

戰國紀年卷一

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山學員', '大王', and '戰國紀年']

